



# 老街不老

张少芳

商业老街钟楼街自打提质改造之后，一直无暇前往领略老街新貌，春节到来，沉浸在传统节日氛围中的钟楼街更能体验到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承，夜幕初合，我陪着老妈漫步在老街上，穿行在人流中，感受春节的热闹。

“火树银花不夜天”，当彩灯门、花灯、红灯、宫灯……各种充满古典元素的灯光亮起，整条钟楼街就开始熠熠生辉，熙熙攘攘的人流使得热闹的气氛更加浓厚。乾和祥茶叶店还是那么端庄典雅，一进店内茶香扑鼻，令人神清气爽，店内的茉莉花茶就分了各种档次，品种繁多，体现了中国茶

文化的传承；钟楼街邮局还是那个民国风格的青砖浮雕小二楼格局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这里的信件往来、电报传送、书报订阅承载了那个时候的多少信息传递，如今这里开辟出一角，陈列着过去年代的老物件，黑白电视机、录音机、手拨电话、暖水瓶……勾起了多少人亲切的回忆；老鼠窟元宵古色古香的店门前排起长长的队形，“恒义诚”牌匾高悬在红栏绿瓦的二层廊檐上，一袋袋雪白滚圆的元宵从售卖窗口递出，百年小吃带来了一代又一代老太原人味觉上的香甜回忆，不论时光几多流转，这里总是门庭若市；位于十字路口西南转角处的老

香村也是老字号了，老香村的糕点从过去一路走来，一直留存在老太原人的记忆里，逢年过节，去老香村称上几斤糕点走亲访友是最合适的礼物。

正值春节，街道上随处可见可见的花灯衬托着春节祥和快乐的气氛，福字灯、金鱼灯，还有夸张的大红灯笼，引得游人纷纷在灯笼和花灯前留影，更有那灯光秀照射在仿古城门上，古今结合，体现出源远流长的传承。开化市边的小巷里辟出了一条闹市，张灯结彩的灯光下聚集了一众摊位，这里的人流量更为密集。走进去第一个摊位就看到熟悉的吹糖手艺，炒得焦黄的糖稀在手艺人的手里经过一番揉搓抻拉，

趁势一吹，快速定形，一只羊或者牛或者虎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众多围观者眼前，赢得阵阵叫好。回想起童年时代围着吹糖人的车子不舍离去，直让人不胜感慨。旁边的棉花糖、冰糖葫芦、糖画、糖炒栗子……一个个带着“糖”字的小吃无不体现出对甜蜜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冀。

不经意间抬头，明月半弯静静地挂在墨蓝夜空中，与热闹的街市形成鲜明的对比，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，古老的街市迎来送往见证多少人间变幻，它激起我们怀旧的情绪，更让我们看到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。老街不老。



拍摄时间:2022年2月

拍摄地点:山西太原

虎年元宵夜，钟楼街上人潮涌，尽显太原城的繁华盛景。

杨靳葆 摄



## 戏马台怀古



刘跃

戏马台位于徐州市城区的户部山最高处，相传西楚霸王项羽在此“因山筑台，以观戏马”而得名。现在的戏马台是一座古典园林式景区，也是国内项羽遗迹中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，可以登高揽胜，可以凭吊英雄，可以抒发情思。

戏马台依山就势，错落有致。正门坐北朝南，是一座三间门楼式大门，建在高台之上，从台下仰视显得更加巍峨高耸。拾级而上，穿过月亮门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座小广场，视野顿时开阔。向南看，城区的景色一览无余；朝北望，一道红色的隔断墙横亘东西，正面赫然写着“拔山盖世”四个篆字。红墙东南方一尊巨型宝鼎安放在高大的基座上，上镌“霸业雄风”四字，威武雄壮，尽显霸王之气。墙后即是戏马台的主要景点：东为“楚室生春”院，中为风云阁，西为“秋风戏马”院，一字排列。

东院由穿廊、雄风殿和东西配殿组成，雄风殿为正殿，殿内后壁上嵌有一组“西楚春秋”壁画，再现了项羽英勇悲壮的一生。殿前卷棚抱厦下立有两根蟠龙柱，是戏马台古建筑群中留存的构件之一，雕工粗犷，造型生动。东西配殿分别为巨鹿大战和鸿门宴展室。院中立有项羽的石雕像，高约3米，顶戴头盔，身贯铠甲，足踏岩石，迎风而立。

出了东院就可以看到风云阁，风云阁为戏马台标志性景点，位于戏马台中轴上，为重檐六角亭，内部中央树有“戏马台”台名的石碑，高2米多，系明代原物，笔锋苍劲有力。阁前为棋盘广场，阁后为怀古台。

随后，我游览了后花园。后花园由碑刻长廊三面环抱，东有系马桩、乌骓槽，中有集萃亭，西有追胜轩、啸天石，皆为与项羽有关联的景点。

西院由回廊、戏马堂和东西配殿组成，戏马堂为正殿，堂中屏风为“秋风戏马”图。东西配殿分别为彭城大战和霸王别姬展室。

戏马台面积不大，但小巧精致，布局和谐。景区内亭、台、殿、阁、轩、廊齐备，山、石、洞、池、碑、旗聚汇，还有花草树木掩映其中。

虽然项羽最后的结局是自刎乌江边，霸业以失败告终，但失败的英雄仍然是英雄。李清照曾以诗赞之：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”英雄之名万古流传，英雄之气浩然长存，英雄之魂长萦戏马台。

## 花卉小镇冬奥情

刘玟



我们几人志趣相投，年少时经常结伴同游。然多年来忙于工作，各奔东西，出游次数越来越少。壬寅年正月小聚，品酒犹忆当年狂。申君提议，今天是七九第一天，农谚曰，七九河开，八九雁来，我们何不去附近的花卉小镇滑雪场，也过一把冬奥瘾。众人大喜道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撞日就在今日，走起。驱车穿过通达桥“时代之门”，直奔位于通达街与新晋祠路交叉口东北角的目的地。进入小镇，就见一片白雪覆盖着的天地里，彩旗招展，远方立几处蒙古包，颇有异域风情。尽管天气阴冷，然雪场边缘的雪已开始消融，在土地上渗出了一条湿漉漉的泥雪边界带。

踩着积雪进入雪场深处，程君跨上雪地摩托，摩托车后拉着两条呈火箭状平行排列、固定在一起的充气皮筒，三人坐在皮筒上，双手紧抓住皮筒腰身上的皮条，雪地摩托突突地启动，拉着皮筒式雪橇飞驶在雪野里，巡视雪场的边界。车轮刨起的雪点，打在我们脸上，耳畔呼呼风起，有一种惬意升起。切着雪地边缘，跑出几圈同心圆，努力寻找青年时代传唱的俄罗斯民歌《三套车》里的那种忧郁气质，奈

何雪场面积不大，缺少雪海特有的迷茫，寻寻觅觅，总是寻不到。

下了雪地摩托，每人又拉着一条轮胎状的滑具，沿一条雪道挪到雪野中的一处土丘顶上。站在丘顶四望，这片雪场如一片冰雪王国，镶嵌在宏阔的黄土田野上，越发衬托出这处雪情的脆弱。冬天似乎勉强坚守着这最后一块堡垒，等游人来体验一把冬奥的氛围，然后就离去。忽然觉得雪场主人有一种坚守的情怀，唐吉诃德式地开出一块雪白理想国，为并州人圆一场冬奥梦。将“轮胎”置于土丘棱线上，再看“轮胎”内侧，沿边缘向中心辐射拉出几条窄窄的布条，织出一张网，人坐在网上，身体大部分陷进轮胎的内框里。工作人员助力将“轮胎”轻轻地推一下，滑具即沿着陷下去的雪辙滑起。得益于冬奥知识的普及，通过缩起或展开身躯，不断变换着重心位置，“轮胎”时快时慢，可控地滑溜下去，仿佛感受到钢架雪车滑行的场景。

在雪场一角，四周筑起土堰，围出一方平展展的冰面，冰车闲置在进口处，冰扎纵列于堰上。走过去坐上冰车，左、右手各执一根冰扎齐齐扎向冰面，冰车“哧溜”一声射出去，一瞬间带我们回到童年——小时候盘腿或是跪坐在自制的冰车上，在村里浩荡的冰湖上滑行的盛况像刻度一样，刻在脑海里。然而这里的冰车由一把带靠背的马扎焊在两条平行的滑刀上，重心过高，冲不起风驰电掣的速度，注定无法逾越童年的刻度。双臂力度的强弱变化，不断修改着滑行的方向，在冰面上奋力地划刻着“奥运五环”的模样，向北京冬奥致敬。

冰雪场上，本是年轻人的天下，偶有大人，一般也带个孩子中和了年龄。唯独我们四个成年人结队，呼啸沧桑，颇有劫波余生兄弟在、相逢一笑仍少年的男类风采。